

悲劇的誕生

三民書局印行 / 尼采著 / 李長俊譯 / 三民文庫 118



李尼
長
俊采
譯著

悲劇的誕生

三民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五月再版

悲劇的誕生

著者 尼

譯者 李長俊

出版者 三民書局有限公司

發行者 三民書局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七十七號

印刷所 正文印刷廠

臺北市西園路一段二二二巷三一號

內政部出版登記證
內臺業字第六六〇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三民文庫編刊序言

書是知識的滙集，知識是人人必備的，因而書是人人必讀的；我們出版界的責任，就是要提供好書，供應廣大的需要。不但在內容上要提高書的水準，同時在價格上也要適合一般的購買力，至於外觀求其精美，當然更是印刷進步的今日應該做得到的。

知識是多方面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知識，文學、藝術、哲學、歷史的知識，莫不為人所必需，推而至於山川人物的記載，個人經歷的回憶，也都包括在知識的範圍以內；這樣廣博知識的滙集，就是我們所要出版的三民文庫陸續提供的讀物。

在歐美日本等國，這種文庫形式的出版物，有悠久的歷史及豐富的收穫，人人愛讀，家家傳誦，極為我們所欣羨。近年來我國的出版界，在這方面亦已有良好的開始；我們願意站在共求文化進步的立場並肩努力，貢獻我們微薄的力量，參加各種的行列。我們希望得到作家的支持，讀者的愛護，同業的協作。

三民書局編輯委員會謹識

譯序

悲劇的誕生是尼采的第一部作品，一般知道尼采爲悲劇哲學家的人多，而知道他有這部作品的人，在比較上似乎少些。這或許是因爲本書所談的乃是相當專門性的美學上的問題，而不像他的另外兩部著作，如「查拉斯圖拉如是說」之喜笑怒罵的詩體的表現或「反基督」中之對於耶穌教所作的攻擊，因此在通俗性上就差了一些。

本書之吸引人完全在於他那對於藝術之本質與藝術創作之心理過程的睿智而深入的考察。至於本書中所揭櫟的戴奧尼索斯與阿波羅的兩種精神更爲後來的美學家立下「悲壯」與「優美」之兩種分類的楷模。所以如果不是有過相當的美學修養或創作經驗的話，這不是一本易懂的書，眞如他自己在「批判性底回顧」一文中所說的：「本書是爲藝術家而寫的，爲那些有分析才能與窮

究精神之藝術家而寫的。」因此之故，一般輕薄的讀者遂只掛上悲劇之名，而不究其中之實，對於所謂悲觀、悲觀主義、悲劇、希臘悲劇和悲劇精神諸名詞所代表的切確意義未曾留意，便以訛傳訛，誣解尼采至深。我相信如果我們能確實地對於這本著作加以研讀的話，則不但不會再如一般人以悲觀消極者目之，反而會發覺到他才是今日我們振興民族，促進人類向上進步所不可少的鼓舞人物。

所謂悲劇的精神是什麼呢？我覺得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是美學的，一是人之哲學的。關於這些方面的闡述，散在本書各處，我想還是引出幾段作為例子吧：

一般世俗的悲劇乃是聽天由命的，或只是一些人物的湊合，但尼采說：「戴奧尼索斯所給我們的啓示却是什麼都行，就是不能做一個『失敗主義』者。」且「悲劇乃是一種戴奧尼索斯之『內觀』與『能』之阿波羅式底『體現』。」亦即，一為戴奧尼索斯內在之藝術衝動底熱烈的表現，而輔之以阿波羅之冷靜的修正。沒有前者，藝術將毫無生命感，甚至根本就不成其為藝術，而若沒有後者則藝術之創作無法傳達。因之，它們二者乃是相輔相成，互相輝映的。尼采又說：「悲劇乃是「倫理學上的基礎，是人類不幸底辯護，在事物心中的悲劇乃是宇宙心中的矛盾。」這便牽涉到形而上的問題了。

總之，尼采所一再強調的，其後乃變成其「超人思想」的，實即根源於此書中所闡明的普羅

米修士及其兄弟阿特拉斯之高尙的行爲及悲慘的命運。普羅米修士爲了給人類帶來光明，乃從天上盜來了火種，因此受了天神之處罰（被兀鷹啄食而死。而阿特拉斯爲了將人類的世界推展的更遠更高，也被天神罰以「托着天庭」的苦行。悲劇足够使吾人深信即使是再醜惡再乖蹇的事（命運）也不過是自然之一種美學上的遊戲，因此凡是存在此世界上的一切存在都有其正當存在的理由。因此痛苦本身便是一種愉悅，所謂「悲劇之喜感」是也。所以尼采說：「原始的戴奧尼索斯的愉悅，甚至是在痛苦呈現的正恹麼時也是經驗到愉悅的，此乃悲劇之來源。」

當然，本書還有對音樂和戲劇之創作及欣賞，或藝術的文字問題等之許多透闢的分析，同時又對於當時的教育、末流批評家、及報紙對於民衆之影響作了相當深刻的批評，很能發人深省，此處無法一一備述。

至於本書的缺點（如果這算是缺點的話），我還是引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明，當然，這也同時可看出尼采之自知之明的地方，他認爲本書的缺點是：「比喻的混亂……不合節拍，缺少邏輯上的清晰性，對於表達能力之過份的自信……」等。這一切問題的根源，似乎都在於本書太過於「浪漫主義的」之故，這可從他對於德國浪漫派兩位巨擘歌德與席勒之一再引述中可以窺見。至於本書最末一段的描寫，讀之令人神往，確是文字上的最高境界，這是我們所不能忽視的。

關於本書的漢譯，個人認爲思想性的作品，當以觀念爲重，所以有時難免採取意譯，對原文

略有增減（不過這樣的機會很少），因為有時候直譯畢竟是最能貫徹作者本意的，因之最好的翻譯便是不分意譯與直譯之翻譯。本書所採的態度大致說來是自由的，要以去短取長為主。又因本書牽涉到許多希臘悲劇與神話的專門知識，因此在翻譯的當中，遇有專門術語或人名、典故，總是儘量給予註解，有時雖然是極簡略的，但也總算聊勝於無。好在這方面的參考資料我們這兒可見者也不少，如荷馬的奧德賽、伊利亞德，英中譯本皆有，至於希臘神話之介紹的書更是很多，而亞斯柯羅斯、尤利比底斯與蘇孚克利斯之英譯本在坊間也曾有瞥見，大概不難找到。

譯者不諳德文，以未能窺見尼采原作為憾，此書是英譯本之中譯，故凡英譯本中保留未譯者，本書也未譯，不敢妄加揣測，以免傳誤反為不美。本書譯完，承吳鑫漢君之細心校對並提供修改意見，特此致謝。譯者才疏學淺，錯誤在所難免，尚祈各方先進不吝指教是幸。

五十九年九月李長俊

尼采略傳

尼采於一八四四年誕生在普魯士撒克遜(Saxony)省的一個牧師之家。他先後在波昂(Bonn)大學及來比錫(Leipzig)大學就讀，並於一八六九年受聘爲巴塞爾(Basel)大學語言學教授，任教歷經十年。一八八九年患精神崩潰，於一九〇〇年死於威瑪(Weimar)。

尼采作品包括查拉斯圖如是說(Thus Spake Zarathustra 第一到第三部寫於一八八三—一八八四，第四部寫於一八九一)，人性底，太人性底(Human, All too Human 寫於一八七八)，愉快的智慧(Joyful Wisdom寫於一八八二)及善惡的彼岸(Beyond Good and Evil 寫於一八八六)。

悲劇的誕生(The Birth of Tragedy)初版發行於一八七一年。本書譯自葛爾芬(Francis Golfing)的英譯本。

目 錄

譯序·····	一
尼采略傳·····	一
一個批判性底回顧·····	一
給李察·華格納的序言·····	一五
從音樂精神而來的，悲劇的誕生·····	一七

一個批判性底回顧

—

姑不論這個「問題作品」是如何惹起的，有一件事是毫無疑問的，即它所提出的問題一定是個極端重要、有吸引力，而且是個極端個人的問題。從本書被寫成的時間來看，即可證明此一事實。這時間是在一八七〇——七一年，當普法戰爭的火焰正高張的時間，衛茨（Wirth）戰役的轟響聲震撼了整個歐洲。一個喜好敏銳地思考及探討疑難問題的沉思者——本書的作者——坐在一個幽深的高山上，十分茫然而苦惱地（亦即，既熱中而又超然地）寫下了這一部奇異而嚴峻的

作品之主要部份。下面這幾頁遲後的文字，就是用來做爲這篇文章的序或跋之意。數星期之後，他仍然在麥茨(Metz)城牆之下，一直爲解決這所謂的希臘人及希臘藝術的「寧靜」問題而苦思不已。最後，當和平在凡爾塞宮露出一線曙光的希望時，他也爲自己帶來了和平，同時從戰場中得來的病也更加康復，於是就爲「從音樂精神而來的悲劇的誕生」這本書做了最後的定形工作。

從音樂而來？音樂與悲劇？希臘人與戲劇音樂？希臘人與悲觀的(Pessimistic)藝術？希臘人：這個最優美、最完全，這個神志最清爽的，爲舉世所忌羨的人種，竟然要有一種悲劇的，或藝術的需求，這是可理解的嗎？希臘藝術：它是如何地作用的，它是如何而成爲可能的？

現在讀者也許懷疑，我的問題究竟是在那裡呢？這是個有關價值的問題，一個存在之價值的問題。悲觀主義難道就是如同古代印度人那樣，或現在歐洲人那樣，一種頹廢的、歪曲的、本能薄弱的象徵嗎？或者另有一種什麼堅強的悲觀主義嗎？一種接受痛苦、恐怖、罪惡、及對存在的懷疑的心理傾向，一種有着過賸地健康的人嗎？或者這是可能的嗎？由於生命過份充沛之感覺而產生的自我折磨：一種大膽的看破，一種對於(有價值之)敵人的熱望，以期證明自己的力量，要經驗或體悟「恐懼」是什麼回事的可能嗎？在希臘人最強盛、最勇敢的時期裡，悲劇神話所給予的意義是什麼呢？而戴奧尼索斯精神(Dionysiac Spirit)的意義又是什麼呢？從這種精神裡萌芽出來的悲劇又是什麼意義呢？

或者人們應該注意一下圓滿的另一面，那些業已被證實為悲劇的宿命底作用：蘇格拉底的倫理學、辯證法，那種純粹學者的節制與怡悅——這些豈不是本能的傾頹、疲罷與不安嗎？或者後期「希臘人的寧靜」精神豈不只是個落日餘暉嗎？或者伊壁鳩魯派對於悲觀主義的敵意只不過是一種痛苦的預防嗎？至於所謂的「無偏頗的探究」，當它被認為是生命過程的一種徵候時，它所得的結果是什麼呢？一切探究的終結（說得更糟點：一切探究的開始）是什麼呢？或許「探究心」只是由於人類的心受到悲觀主義的威脅而試圖逃避吧！探究心只是個抵制真理的堡壘吧？如果以道德的眼光來看它，那是懦弱與虛偽吧？或者以非道德的眼光來看它，那是個詭計吧？偉大的蘇格拉底啊，或者這曾經是你的秘密吧？神秘的諷刺家啊，這或是你最大的諷刺吧？

二

於是我開始抓住了一個危險的問題——我抓住了它的角，就像抓住魔鬼（Old Nick）的角一樣——那是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博學者之研究的問題。歷史上人們第一次把握了學術——這事情是多麼可怕而為難啊！但是這本書，我年青時代的勇敢與懷疑的精神的結晶，乃是一本不尋常的書。這工作需要完全成熟的能力，絲毫不能勉強。由早熟而純粹個人的內觀所構成，這一切是

個藝術，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因為博學者的研究是不能辯駁的）。本書是為藝術家而寫的，是為那些有分析才能與窮究精神的藝術家而寫的，是給那些不可探尋的特別的藝術家看的。這是一本心理學的、充滿了藝術家之秘密，以藝術之形上學為背景的小說，是一個年青人的作品，它是以無限的勇敢與年青人的憂鬱氣質寫成的。甚至於當它對某個權威表示敬意時，仍然是獨立自主的。簡言之，這是「第一本書」，包括從不好的方面說，它的主题是灰色的，可以想見的是，它免不了年青人的錯誤。它是個十分浮誇同時充滿難以忍受的發酵味的作品。同樣地，如果人們考察它的影響，以那些少數重要的當代人的眼光及那最偉大的藝術家李察·華格納的眼光看來，本書可說是已經證實了這點。而單是這個事實已可以保證，就我而言，本書是個十分謹慎的論述了。但是在事隔十六年後的今天來看，我無法隱忍我對它的厭惡與陌生之感。誠然，我更老成了，但並不是說我對於這年青時代的執拗的作品中所提出的問題之關心有絲毫冷淡。這問題是一直存在的：如何以藝術的眼光來探討學術，同時，如何以生活自體來探討藝術。

三

我再重覆一遍：在我今天看來，這本書簡直是不可能的。它寫得極差勁，又費力，且令人苦

惱。其比喻既瘋狂且混亂，某些地方又充滿了感傷的女人氣。不合節拍、缺少邏輯上的清晰性。對於表達能力過份的自信，以至於忽視任何證明。更糟的是，它根本懷疑證明是否有用。它又是本給初學者看的書，是給那些將以音樂命名的人們的「音樂」。以特殊的美感經驗拼湊而成，是自炫博學者的口令。是一本自大而狂妄的書，它一開始就離開了自認爲野蠻的人，更甚的是它很傲慢地離開了碎屑般的知識分子。本書的影響證明了它是如何地風靡了一般狂熱者，並引誘他們深入一秘巷之中，走進那神秘的舞臺。從它的好事而懷有敵意的性格中，必將被認爲這是個不尋常的聲音，一個未爲人知之神的門徒。將自己隱藏在學者的身份之下，隱藏在日耳曼人的冗長的辯論及華格納信徒的壞態度之下。一種奇異的、莫名的需要的心理，充滿了疑問、經驗、秘密的記憶。這一切都有如被賦予疑問號般地，稱之爲戴奧尼索斯 (Dionysos)。人們也許疑惑地暗想道，這本書是否有個「狂醉的精神」(maenadic soul) (按 maenad 即 bacchante，是希臘酒神 Bacchus 的女祭司，引申爲喝醉後胡亂吵鬧的人之意，譯者)，在徒事喧囂擾攘，莫知所云而不肯靜默下來嗎？事實上，這個「新的精神」是用唱而不是用說的。多麼可惜，我無法像個詩人般地，至少也得像個語言學家，將我所應說的說出來。眼看今日語言學家們都羞怯地避開這個耕耘地，尤其是這個多事之地，除非我們爲這個問題找到了答案，否則希臘人的這一切將一直保持隱晦及不可思議。這個問題是：「戴奧尼索斯精神的意義是什麼？」

四

那麼，我們如何爲「戴奧尼索斯精神」下定義呢？在我這本書裡，我以一個權威者或其門徒回答了這個問題。如在今日談這問題，毫無疑問地，我將更爲慎重且雄辯。因希臘悲劇的來源乃是一個既難辦又嚴肅的問題，而其中最主要的則爲希臘人對於痛苦所持之態度爲何的問題。這個民族的情愫（*sensibility*）是什麼呢？這個情愫是持續的，或是一代代有着變遷呢？我們有必要認爲希臘人之對於美、宴會、紀念儀式及新崇拜之不斷增長的欲求是由於某些基本上的需求——一種憂傷的氣質或者是對於痛苦之着迷嗎？如果這個解釋是對的——如伯里克利斯（*Pericles*, 495?—429B. C. 希臘政治家，譯者）或修西底德斯（*Thucydides*, 希臘歷史家）的偉大的追悼演說所暗示的——則和前面所述相反，我們應如何闡釋希臘人之對於醜惡的欲求，或對於早期希臘人之悲觀主義教條之嚴格底承諾？或者是他們對於人類經驗上爲醜陋的、邪惡的、混亂的、傾頹的、不吉利的悲劇精神之承諾嗎？簡言之，到底是什麼因素使得希臘人傾向悲劇？是一個純淨之豐盛、無害底健康及能力的安樂感嗎？但是，就生理學上說，到底戴奧尼索斯式的狂暴是什麼意義以致於使得悲劇與喜劇提昇而熔爲一體呢？這種狂暴能被看成並非腐敗、紊亂和污爛的徵候嗎？是否

有一種精神病是由於健康或種族的年青而引起的呢（且讓精神病醫師來回答吧）？而人頭羊身的人羊神（SARIR）是代表什麼意思呢？到底是什麼緣故使得希臘人將戴奧尼索斯底狂醉者賦予人羊合身的相狀呢？至於悲劇合唱的起源：是否在那豐美之肉體及心理之健康的時期所提升的地域性的恍惚之夢境和集體幻覺呢？這不正是那處處顯示着他們那賦有悲劇眼光的早期的希臘人嗎？一種悲劇意志，深刻的悲觀主義，這豈不就是柏拉圖之所以將希臘最至高無上的天惠歸功於狂熱的理由嗎？反之，正當希臘人類於瓦解崩潰的局面時，豈不正是他們轉為如戲劇般的樂觀主義及浮薄的時期嗎？當他們開始沉迷於邏輯與理性的宇宙論時，他們就「更快樂」，「更科學」了嗎？面對着今日對此一題目之諸般見解，無視於我們所處之民主時代的諸般偏見，我們能敢於承認那樂觀主義底，理性功利主義底大勝利，加上民主制度及其政治上的同儕，所有這些祇不過是一個力量之衰亡老邁與肉體枯竭的前兆嗎？伊璧鳩魯之所以為樂觀主義者，正好是因為他是個受苦者嗎？……

讀者們現在已可看出來本書所不得不負起的這疑問的包袱是多麼重大了，現在讓我在此再加上一個最困難的問題吧：倘若我們以生物學上的眼光來看，則倫理學在過去所飾演的角色是什麼呢？